

擬兩晉南北朝史樂府目錄卷下

一尺劍

味卿言

金昌亭

東山履

檀江州

春月畋

封狼胥

佛狸識

宜速斷

見要人

竹林堂

遼道旨

領軍腹

石頭城

陽湖洪禮吉稚存譏

屠紳笏巖

管幹珍松崖

同里閱

錢維喬竹初

黃景仁仲則

天王家

移吾牀

易犬子

郎君書

解散髻

八驕嘆

閱武堂

合肥捷

談風月

山中相

鹿子開

房公馬

鮮卑奴

水東流

南飛吉

明月謠

狐非狐

金甌缺

臣如龍

寒山石

百年冤

握槊來

劉桃枝

金叵羅

延年杖

無愁曲

百升謠

殺一圍

腳杖痕

景陽樓

高涼洗

阿干歌附外城

魚鼈橋

鬼鼓喧

雌雄卜

金羊牀

新羅人

雨爲歲

孔雀羣

燉煌西

日出處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卷下

一尺劍

一尺劍。馴兩蛇。五百載。還劉家。一炎精斷。典午亂。真人興。紹皇漢。二草肅肅。沒莽。殺金之刃之悔不速。三解

宋武帝本漢後爲高祖弟。楚元王交裔。武帝伐荊。獲新洲大蛇。長數丈。射之。偏明日。見數童子。青衣擔藥。宋時有童謠云。欲知其姓。草竊蕭蕭。道成受禪之國。

味卿言

恪誰長。慕容暉。有霍光。猛誰伍。秦苻堅。有仲父。裕誰堪。司馬宗。有曹瞞。知人何詳。已何略。如君之才。總誰角。可憐死。慙高著作。

崔浩與疏太宗論。近世將相之臣。太宗悅。賜御繅。歷十觚。水精壺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醪酒。浩後以譏國史族誅。高允爲著作。郎十七年。不還官。

金昌亭

東華吳聲猶未已。司空中書執戈起。同謀亦聞桓道濟。廬陵何人。武皇愛子。陛下弟。金昌亭邊鼓聲沸。磨刀霍霍。且及帝。五蛇升。一龍去。龍歸若得瞻皇馭。應問爾來何太據。

徐羨之與傅亮謝晦受遺詔輔少帝。帝居喪無禮。羨之等令桓道濟引兵入殿。帝爲營陽王。復弑之。金昌亭并殺廬陵王義真。

東山屐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卷下

東山屐。屐不釋。屐不釋。作山賊。西堂夢。夢莫論。夢莫論。思王孫。君才苦多實苦少。別夢盈盈滿春草。君心苦難逆。苦幽探。奇累累。山靈愁。山靈愁。向天訴。桃墟郎中夜相捕。君鬚成佛骨未仙。生天乃落孟顛前。

謝靈運既徙廣州欲娶合鄉里小兒于三江口蘇取爲秦郡將宋齊所發于桃墟鄉獲七人靈運遂坐誅靈運將刑捨鬚作維摩詰像孟顛事佛精思靈運素輕之曰癩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當在靈運後

檀江州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萬里長城君自毀。明年飲馬長江水。長江飲馬君有知。目光裂電神駢馳。

魏人關檀道濟雄名憚之圖以禍鬼道濟被收脫輒投地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太武引兵南下文帝登石頭城望之謂江湛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春月敗

咄爾簞。嗟爾笠。曷不遠暖。我馬欲逸。咄爾騎。差爾王。曷不傍皇。我田欲荒。一日荒。不得實。一日飢。不得活。王將四征營三驅。驅斥老農胡爲乎。還君壺觴不敢食。我田我田食我力。

衡陽王義季都督荆湘營春月出敗有老父泣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游畝古人所成今爾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曰賢者也賜之食不受

封狼胥

朔風一夜長城倒。百萬甲兵如電掃。石頭城上烽連天。不見居人見秋草。秋草秋肥胡馬驕。江南地亦總無苗。雍徐白骨連青冀。又見催書集飛騎。君不見。耕當問奴。織當婢。封狼居胥亦何易。

宋文帝欲經略中原王元謨尤好進策帝曰觀元謨言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沈慶之謀曰時當開赤地當問婢陛下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何由濟帝不聽魏人凡破南徐徐冠豫青冀六州所過亦地無苗春燕歸巢於林木

佛狸識

江水飲莫飽佛狸死江島去年歲在寅今年歲在卯崔伯深死亦早

魏太武南下童謠云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佛狸太武小字崔浩字伯深

宜速斷

禁林半夜愁烏號深宮一舉雙鴟梟鴟梟食母獍食父假以羽翼授以刀齋宮門開燭未滅舉几一揮指齊裂滿之不斷江滿遲陛下裁弟難裁兒難裁兒已殺父嗟嗟雙鴟梟更假一鸚鵡

太子劭始與王濬與嚴道育王鸚鵡鵲監事發帝欲廢太子劭賜濬死與徐湛之江湛王僧綽謀之僧綽曰市宜速斷常斷不斷反受其亂帝久不決更以謀告潘淑妃淑妃母也告湛於是太子劭遂與徐湛之江湛俱死

見要人

衣如鶉馬如狗道逢八騶不得走平生不喜見要人要人近復生公門君不見要人耶亦堪喜陛下有綸臣仲禮

顏延之字綏既貴常乘羸牛笨車道逢峻嶺輒即屏往道左謂峻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

不忠不孝
賊何由平

竹林堂

寧馨兒父不知渠大驢鼻何如斯驢鼻不懼鬼射鬼鬼殺爾今日當屠猪急付大官廚猪來代爾宰天下
竹林堂空鬼亦怕

廢帝射鬼於竹林堂爲壽寂之等所殺王太后疾篤呼廢帝不往怒曰那得生寧馨兒帝入太廟指世祖像曰渠大驢鼻如何不驢帝嘗惡湘東王或呼爲猪王一日忤旨帝縛之使擔付大官廚曰今日屠猪送安王休仁笑曰猪未應死待皇太子生或遂免

違導旨

欲言耶負導旨不言還負翟黑子宮中門啓戈矛森臣寧負迹不負心天威煌煌咫尺臣寧負生不負死高渤海真純臣天文書上天顏溫臣才區區勞獎迹清河司徒臣不及

高允嘗授太子經及崔浩國史事發并欲誅允太子入言允小心謹密且制由浩浩統其死魄太武問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武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迭亂失次耳臣向皆言浩所爲太武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減爲人曰我不敢妄毀下哀臣欲乞其生耳太武爲太子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也遂赦之允退勸首寔翟黑子不從太武殺之慈賀翟黑子耳先是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竣謀於允允

領軍腹

七日宴慎勿開司空血裏長安臺牽牛星慎勿見蒼梧首離仁壽殿江州首禍徐州亡天意總在蕭建康

館中有箭箭有鏃痛恨不穿領軍腹。

宋明帝以七月七日殺巴陵王休若後廢帝亦以七夕死帝醉寢仁壽殿令楊玉夫伺機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玉夫懼遂弑之帝嘗直入領軍府值蕭道成晝臥帝盡其腹爲的欲射之以體箭射

石頭城

石頭城悲孝子悲忠臣寧爲榮死慙淵生叶江陵市爲忠臣爲節士不作充生作陵死。

袁粲與子暕同死曰汝不失孝子我不失忠臣沈攸子將起兵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買充生攸司馬遜榮亦不屈死

天王家

生不落降王車死不入天王家王敬則虎而翼板輿迎居別宮耳司馬家亡亦如此王光祿繡尾哭興亡

兩見勿復哀鸞飛又向天邊來。

宋順帝禪位於齊王敬則以板輿入迎帝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曰願生生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右光祿大夫王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繡尾慟哭曰人以帝爲歎臣以帝爲感既不能先驅鸞蝶遂復頓見此市

移吾牀

紀僧真無所須從官乞作士大夫士大夫非天子命江家謝家聽不聽欲娶須造中書堂欲貴須近尙書牀桃笙三尺牀七尺尙書移牀遠俗客。

紀僧真得幸於齊武帝請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爲兒復得婿荀昭光女無所復須但願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敬謝論可自詣之僧真詣敬登榻坐定敬顧左右曰移吾牀還客僧真氣返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易犬子

延昌宮中國祚短神龍墮地化作犬楊婆咒婦空紛紛寧知金翅啣王孫王孫憶翁須好作翁死句時還奏樂花枝島島春綿綿楊郎宮中恣醉眠狐裘錦衣左右直徐郎殿前躬畫敕寧失官家朝莫犯周侯刀寧遠至尊訓莫拒舍人命禁中刀敕空縱橫國運詎識歸宣城尙書不言侍中走舉朝盡醉吳興酒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爲移點於外作犬子何點曰太子作犬不得立矣後文惠太子果卒鬱陵王爲皇太孫時令女巫詭祀連求天位及太子卒益加敬信世祖崩大赦畢卽呼伎作樂帝左右楊珉與何后同寢處帝詔任素母珍之周奉叔及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有所求無不應有司相語曰寧拒至尊敕莫違舍人命奉叔有單刀二十日嘗語人曰周侯刀不識君龍駒至代帝畫敕吳宣城公鸞謀篡大統多引朝中名士參其侍中謝朓心不願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與弟吏部尙書論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郎君書

郎君書悲欲死不死三軍死尺紙田橫客走安歸先生血染門生衣陸家門生頸已折袁家門生遭狗齧

先生之靈幾時沒

晉安王子懋與防閑趙超之輩僉合舉兵討蕭憺爲參軍于琳之所殺僧會見懋子昭基書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或勸超之遠遁超之曰恐田橫客笑人遂爲門生所殺頭斷而身不低門生亦助舉棺棺抱兒以首兒死後袁粲死後其衣匣一少子段榮門生秋毀廢靈爲斃狗所殺

解散髻

華林園中宴初設。彥回琵琶稱第一。清歌沈季羣王郎。三公解事惟拍張。尙書尙書技偏乏。稽首臣須用。臣法。臣今有法。臣知書。當時封禪推相如。帝曰休哉盛德事。琵琶聲停拍聲止。一代風流比謝安。插簪散髻解朝冠。王郎何似吳興守。力飲不肯解繯經。

王儉爲國子祭酒作解散髻斜插髻管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茲以自比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各效技藝彥回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棊沈文季歌子夜來王敬則脫朝服拍張獨儉無所解諸相如封禪書齊主曰此盛德事也齊主受宋禪以謝朓爲侍中不肯解繯經乃用王儉爲之

八騎嘆

君不見鄧仲華。二十佐命人爭誇。又不見王僕射。弱冠與齊推定策。君名照耀同扶桑。三十官止中書郎。前無八驕任搥壁。人何羣羣我寂寂。絳衫戎服官門來。嗟君殊非濟世才。濟世才任輕薄。驢乎驢乎汝好作。如汝人材皆令僕。叶

中書郎王融自持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嘆曰爲爾寂寂驢馬笑人行達朱雀街聞喧嘩不得進馳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驕安得稱大丈夫齊武帝疾亟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戎服絳衫于中書省閣口謝太孫伏不果遂坐誅融嘗與劉祥同載祥見道旁驢曰好爲之如汝人才今皆令僕矣

閱武堂

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妃酤酒。阿兄來盤馬走。阿丈來醉一斗。宮中夜遊誰敢毀。宰相已作破面鬼。

東晉侯於芳樂苑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曰閼武堂種楊柳至辱屠肉潘妃酤酒東晉呼潘妃父爲阿丈齋靈韻爲阿兄沈昭略臨死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顯擢其面曰使作破面鬼

合肥捷

合肥城邊鼓三下將軍乘輿不跨馬麾幢繖扇沿河堤兵不貴多還貴寡三關關北增高樓將軍閉壘征人愁征人誰知法中法法在用強還用法百戰孰比將軍功將軍豈數曹景宗原頭射獵師不競行路空歌霍去病

韋叔禮素羸每戰未嘗跨馬管乘板輿合肥之捷魏人歌之曰不畏難弟原頭射獵師不競行路空歌霍去病是諸將請益兵叔曰兵貴用奇豈在衆也梁武帝使叔教馬仙理叔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

談風月

南尚書奔競謫詹事官求不獲北尚書選格裁洛陽令爭不迴停年格銓選格羽林夜火尚書宅南尚書北不如宵來風月談軒渠

徐勉爲吏部尚書客有因宴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日祇可談風月魏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洛陽令崔暕上書諫不聽先是張瑀立銓選格排抑武人羽林相率焚其宅

山中相

華陽夢破生紅塵山中宰相作外臣芒鞋尋山芝草竟茯苓屢辱官家命官家手敕來岩陳先生不願金

龍頭同時亦有何處士。擄鬚不得臣老子。

陶宏景隱居茅山。國有大事。每遣使咨訪。時號山中宰相。梁武帝遣所在給養。武帝手敕禮聘。不出唯謂兩牛一著水草。同一金籠頭。武帝欲拜。何點爲侍中。點掇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

鹿子開

建康城頭衆驚走。根根取人伺天狗。朝呼食肉宵呼肝。根根得人食始歡。食始歡。殺鹿子。龍公不死鹿子死。四十八年王氣止。

梁武帝立長子統爲皇太子。時民間謠云。鹿子開城門。蓋反語爲來子哭也。後太子果薨。天監十三年。都下訛言有根根取人肝肺及血。以餉天狗百姓大懼。

房公馬

糗盈升草盈把。兒童競養房公馬。見公之馬還思公。連錢蹀躞奔兒童。兒童粟多果馬腹。更辦名香馬前哭。馬前哭。因思公。君不見。房公之馬鮑氏驄。

房琯爲大宰。太守有惠政。以不起兵。歷附朱世隆爲所執。以其馬別給戰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謫遇害。莫不悲泣。善養之。謂爲房公馬。

鮮卑奴

銅拔打鐵拔。元家歲將末。鮮卑奴起渤海東。電隱隱兮雷轟轟。朱家魏家總非匹。一冒空拳一穿鼻。賊來百箭殺百人。武牢不死真有神。宣訓宮中叩頭列。一母三天亦人傑。

高歡累世北邊酋。其俗逐同鮮卑。魏孝明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歲將末。武牢之敗。親信都督尉興慶。詔數曰。王去矣。興慶歷邊百箭足殺百人。歡妻裴氏生六子。皆演滿。皆爲

帝時諺云一母生三天

水東流

欲要君四十啓。計欲爭君二千騎。東帝不成作西帝。征途歔歔悲啼勿啼。君心有南北。此水無東西。水東

西猶入海。魏東西天命改。魏孝武帝惡丞相高歡。西侯宇文泰。歡上。帝四十啓。帝不省。泰率二千騎逆帝。中途帝謂侍臣曰。此水東流而駘。西上。因流涕泣下。帝至關中。復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敵而相。

南飛吉

鳥鵲耶。燕雀耶。南飛者利耶。轅門中置大鼓。將軍紫衣氣如虎。彎弓北來射鸚鵡。

賀拔勝奔梁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屢乞師討高歡。不果。乃求還勝。自後每執弓矢。見飛鳥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魏時童謠云。可憐青雀子。化作鸚鵡子。青雀指孝靜帝。鸚鵡指高歡。

明月謠

明月明月。相隨不滅。昨宵入懷抱。今宵委荒草。

魏孝武帝閹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尤寵。帝以之入闕。爲宇文泰所殺。

狐非狐

天門開。焦梨狗子天邊來。狐非狐。貉非貉。吠聲長。達河朔。青雀何嗷嗷。新巢復舊巢。舊巢鸚鵡啄。新巢飽大腹。犬乎犬乎。爾何醉。會見金鷄樹頭哭。

魏孝武時諺云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嚙斷索蓋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秦母孕秦時夢抱子升天後不至而止周初童諺云白楊樹頭金鸛鳴祇有阿舅無外甥蓋指隋受周禪之兆

金甌缺

蕭繹盲老公侯景跛老子中原龍戰四十春乾坤戾氣歸斯人斯人不來國不破誰使金甌向空墮當殺不殺慕紹宗當斷不斷吳老公跛奴之禍禍已酷盲僧爰成還骨肉

梁武帝欲納侯景曰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况納景致紛紜奈何後以朱异言卒納之景右足偏短慕容紹宗追景急景謂曰景若就虜公復何用乃縱之湘東王釋眇一目初武帝夢盲僧託生王宮遂生釋

臣如龍

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噴大將軍勸陛下酒敢勿聞黃門郎來前且受意癡人勢亦小差未欲進食先揮刀龍耶虎耶亡崇朝亡崇朝反及禍臣如龍北面坐臣如虎尙是可臣如鼠已殺我

東魏高澄忌魏靜帝使黃門郎崔季舒伺帝勸靜嘗與書曰疑人比復何似察勢小差未澄爲膳奴聞京所殺高澄欲受魏禪母姜氏曰汝父如龍兄如虎尙終身北面汝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

塞山石

一片石塞山頂餘者誰比蛙蜢蛙聲蜢聲猶可識邢家魏家工作賊

庚信使北婦人問北方人土何如曰惟溫子昇塞山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邢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謂人曰伊嘗于沈約傳中作賊何敢言我百年冤

濟南穀魄死。不灰。九死上叫天。開開精誠入。日日忽變。白氣夾日如長園。涼風臺前血一斗。百年來時繞。皆走兒。今何罪生王家。乞命作奴還俯首。深宮半缺留分明。兒今已死忍獨生。忍獨生還把玦。明月不來空斷絕。君不見。妻家血泪還綰綿。濟南悲罷悲百年。

北齊昭帝。昭故主爲濟南王。復弒之。立子百年爲太子。及昭帝疾。妻太后親之。聞濟南所存者三。不
對太后怒曰。殺之耶。遂不顧而去。武成帝立。封百年爲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園日再重。又赤
星見。帝欲以百年厭之。使召百年。知不免。刻帶玦與妃斛律氏別。見帝于涼風臺。曰。
乞命與阿叔作奴。帝不聽。卒殺之。妃把玦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父光自擊之。乃昭。

握槩來

臣彈箏。君進酒。君持觴。臣爲壽。君王沉醉宮生春。兒家乃有握槩臣。趙郡痛哭宮門首。臣爲國家不爲酒。
珠簾終蔽和士開。兗州刺史需君來。士開生趙郡死。非常作事有龍子。

北齊和士開。以善握槩彈琵琶。有寵於武成帝。使士開與胡后。命賜復得幸於胡后。及武成帝崩。後主
尤委任之。趙郡王劼與司空裴定遠立請出。士開外任太后。命賜復得幸於胡后。及武成帝崩。後主
非爲。趙郡王劼與司空裴定遠立請出。士開外任太后。命賜復得幸於胡后。及武成帝崩。後主
士開遂與太后及後主謀殺劼。趙郡王劼殺和士開。斛律光聞之。撫掌曰。龍子作事。固自不凡。

劉桃枝

劉桃枝。信力士。所爲如此事。永安耶。鐵籠死。平秦耶。露車死。趙郡耶。雀離死。大明宮裏呼家家。腸肥腦滿
悲耶。耶。桃枝桃枝。枝還絕。飛向青天斬明月。劉桃枝。慎勿過。君如鴿鷂見者禍。嗚呼爾首何時墮。

劉桃枝。齊天保間力士。齊文宣四年。永安王浚上獻王浚於鐵籠。使桃枝就籠刺浚。因自殺。浚呼曰。平
王歸。彥被獲。載以露車。使桃枝拉殺之。桃枝拉殺趙郡王劼于雀離佛院。趙郡王劼將死。呼曰。乞

見家桃枝以袖掩口殺之。周章孝寬畏尉律光縱諺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故言光至涼風臺桃枝自後撲之不仆光反顧曰桃枝警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齊文宣嘗使桃枝殺高德桃枝不敢下顯祖怒曰爾首卽墮

金巨羅

爲丞郎郎善盜金巨羅在官帽爲達官官善溫胡桃油獻至尊爲三司司善刺黃金丹竟一死爲流囚囚善柔蕪著子薰兩眸盲人當國亦識古官欲殺弟引慶父盲人當國還傾朝官欲殺舅引薄昭盲人耶竟誰特外有和老公內有女媧氏

北齊著作郎祖瑒疏率無行營因宴失金巨羅于瑒臂上得之武成帝爲長廣王時瑒爲胡桃油是獻武成帝將殺瑒瑒曰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因徙光州置地牢中夜以蕪著子爲燭由是失明胡長仁鄆郡王紹之死皆瑒引經成之瑒媚後主保母陸令萱謂後主曰令萱女媧以後一人而已

延年杖

延年杖南面植大司馬前爲進鳥太師前爲設席皇帝陛下北面進爵百僚捧匱三公洗勺臣學孫吳不學孔孟羣公雍雍陛下至聖

周武帝視太學以太傅于謹爲老賜以延年杖謹入門帝迎拜謹各拜太師宇文護設席謹升席南面坐大司馬豆虛寧正寫帝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帝跪受爵以酌于謹幼好孫子兵書謹史但略窺而已

無愁曲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卷下

日短短苦未足夜遊還秉燭琵琶絃撥無愁曲。關鷄開府應儀同無愁天子歡無窮歡無窮起相和杞人莫自憂天墮女媧宮中捧石坐。

北齊後主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內侍和者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有鸛雞號開府狗馬及鷹皆有儀同郡君之號

百升謠

清風園中榮租減。盲老公言百升反。蜚枝十束弓廿張。百升反具何尋常。老公言時老母證。官家比來亦大聖。天亡明月資秦人。中河不事椎屠冰。吁嗟二妃一皇后。敕勒老公知不久。

北齊後主以鄴清風園賜穆提提於是官無榮餘買于人負錢三十萬斛律光以爲言提提大怨祖與以章孝寬諸言啓後主且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銑舌老母不得語盲老公自言老母指陸令萱後主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籍孝家得康枝二十束弓廿張先是周人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相冰及齊政衰反長周至冬月冰結齊嘗使人椎之

殺一園

撮許賊何能爲。官家更勸殺一園。平陽城頭賊鋒挫。美人不來城不破。嚴兵何紛紛。伐鼓何喧喧。美人一呼官家奔。官家奔亦何往。君不見馬上徒騰禪翟榮。車前已作降王長。

周師圍急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鄆汾水中耳後主與馮淑妃獵于天池聞言陽陷齊主欲還淑妃請更殺一園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後主敕馮淑妃共觀之妃慙默不時至城遂不下先是後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使詣晉陽取服御衾褥等至是適於中途後主怒爲淑妃若之

腳杖痕

欲從君。君不可從。陛下爲不孝。孝伯爲不忠。欲爲身。身不可避。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天昏昏。誰與伸。嗟嗟陛下。勿捫脚杖痕。

周宣帝爲太子時。有過武帝。輒加捶撻。及武帝崩。捫杖痕大罵曰。死晚矣。宣帝嘗從容問鄭譯曰。我
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鳥丸執紼。宇文孝伯宣帝與孝伯謀殺齊王憲。對曰。陛下爲不孝。臣爲不
忠。對曰。運勤孝伯出外。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

景陽樓

樓高。高插天表。玉樹一聲。天下曉。宮中天子樂事新。一日可敵千萬春。齊軍三來周再至。不特人心特形勢。宮女烟花狎客箋。送君還上九重天。噫吁嘻。胭脂井冷何堪辱。此間樂復不思蜀。一曲吳歌酒千斛。
陳後主聞隋兵臨江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敗。彼何爲者乎。後主入隋宮。飲醉。寧有醒時。隋文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子弟日飲一石。每預宴。文帝怒。致傷心。爲不奏吳音。

高涼沈

中原龍戰苦不息。兵戈變盡狼虎跡。帝以倫常付巾幗。江南王氣悲銷沉。銷沉忠義無一人。投袂乃屬夫
人城。許家善心亦國士。陳亡不死隋亡死。死時應愧夫人耳。

陳亡。嶺南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隋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
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許善心聘於隋。會陳亡。病哭三日。後以宇文氏墓。試不屈死。

阿干歌附外城

莫聽阿干歌。阿干心獨苦。棘城西去白蘭山。茫茫隔今古。阿干爲弟言。馬傷君莫怒。弟言報阿干。連枝本

同父阿干歌。悲無窮。阿干有子還思忠。登高山而望遠海。慨異國之朝宗。阿干歌。歌自悼。阿干有孫還識孝。報讐不得留。臂衣縛草作讐。今射讐貌。阿干歌。歌以風。此歌安得流寰中。君不見。宋湘東與梁湘東。

河南王吐谷渾慕容廆之庶兄也。因二部馬國廆使吐谷渾。遂度廆而西。居於白蘭地方。數千里。廣追思之。爲作阿干之歌。河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爲羌西姜聽所殺。子葉延立。痛念父讐。常結草泣射。白蘭王阿柴登四強山。剋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因遣使入貢於宋。

魚鼈橋

高句麗。乃是河伯之甥。赤鳥子。精誠貫日日倒戈。河伯乃遣魚鼈爲填河。魚耶鼈耶。今日濟我。大耶豕耶。昔日侗我。

高麗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女爲日所照。遂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王棄於野。犬豕飼之。後破卵得一子。名曰朱蒙。高麗人謀殺朱蒙。朱蒙出走。遇一大水。無梁。後追騎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之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

鬼鼓喧

銀刀霍霍波鄰鄰。江魚見水不見人。與魚同居識魚性。刺魚要侗魚入定。魚一尾。直百錢。得魚買醉神祠邊。深秋鬼鼓何填填。

獐人能臥水底。持刀刺魚。百發百中。以口嚼食。以鼻飲。取人面皮。籠之于竹。及操號曰鬼鼓。每有慶賀。卽用之。

雌雄卜

羽肅肅飛來手中伏。男王叩頭女王祝。欲得粟。須割腹。腹中粟如玉。今年穀大熟。九層樓中仙樂作。蘇毗千秋阿脩羅萬福。

女國在昔留南世以女爲王姓蘇毗。仙祠阿脩羅神歲初以人祭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股視之有米張則松玉藥則幽謂之鳥卜土營居九層樓。

金羊牀

陽春有脚不得走。赤帝騎龍作歲首。蠻王笑擁金羊牀。琉璃珊瑚琥珀光。眞珠璫珞垂兩檔。七月七日華筵張。腰銀弓。手金戟。臺駝飛來能咲客。

波斯國王坐金羊牀視朝。國以六月爲歲首。有鳥如臺駝能高飛丈餘食草與肉亦能食人。其國嘗以七月七日宴會。

新羅人

新羅人。新羅山多水復險。終古猶匿秦遺民。當是避秦竟深入。深入千年作都邑。武陵太守空驚傳。寧知處處皆桃源。桃源中。共棲歌。他時飲馬長城窟。城邊猶認秦時月。

新羅國其先世本秦亡人避長城役來此。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

雨爲歲

婆羅蠡鼓喧沙堤。綠魚千頭迎客飛。舟行海中不見海。云是鯨鯢腹中水。王開北戶迎北人。蔗酒旣設椰漿陳。椰漿陳。且高醉。春爲年。雨爲歲。

赤土國在南海中冬夏常溫多雨少霽隋使常駿通之既入海見綠魚事飛水上又數日至一處水色黃氣腥丹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鬣也其國重北戶北面每有南使至則啓北戶迎之以甘蔗作酒亦以椰漿爲酒

孔雀羣

孔雀孔雀頭珠懸尾翠壓朝飛暮飛與人狎蠻中不識文禽尊呼作家鷄與野鴨毛毳毳羽堪衣尉犁山北不可棲雀乎何不東南飛

龜茲國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鷄鷄其王家常養千餘隻尉犁山在龜茲國南

燉煌西

燉煌西白骨撐日月飛不進鬼火欲與天爭青朝行暮行不見影鬼聲西來落空井魍魎耶魍魎耶叢叢細草生枯骸枯骸欲歌人欲哭燉煌之西且裹足

高昌國在燉煌西自燉煌向其國多砂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每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

日出處

子夷人不可悉我家乃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日出不識日所歸茫茫渡海尋光輝尋光輝光欲竭汝家乃在滄溟之西見日沒日出必有方日入必有鄉願隨東升日東升朝日王

倭國入自稱子夷其王以天爲兄日爲弟嘗以夜半治事至日出而息日付諸弟其誕妄如此隋時遣使入貢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入處天子無恙

跋南北史樂府後

屠紳譯

小年欲暮。堪遲志者墨兵。大雅相歎。乍移情兮樂部。擅三長而弱管。原四始以審音。聲與政通。辭緣情綺。論詩每稱爲史。咏史那得廢詩。振古如斯。當今無輩耳。洪君對巖。才不患多。書能求問。以譚天之口。成擲地之聲。謂夫兩介山河。六朝金粉。天醉投壺之酒。感此茫茫。人迷夾岸之花。憐其擾擾。龍爭入好奇之局。鵲起高門。靡之文。試將翠管填詞。難盡摸魚戀蝶。若命紅牙按曲。何妨換羽移宮。爰變新聲。獨彈古調。事或未經人道。言無不獲我心。晉啓化龍。陳亡擒虎。三百年王氣將終。甥承冒頓。舅代宇文。十六國人情可見。易淫哇而高如白雪。裁機史則穆若清風。蓋筆有鹿盧。胸無芥蒂矣。若夫呼豨飲馬。陳陳已苦於相因。鹽州石壕。戛戛更難其獨造。何似取千秋金鑑。爲兩部鼓吹。登傀儡于場中。追魂而攝魄。寄陽秋于皮裏。恍目以劇心。縣門且不易千金。畫壁豈徒驚一絕。此日博聞強識。官可秘書。異時按部就班。郎宜協律。走也不知許事。欲喚奈何。樂認鈞天。編疑艷異。彼美無故實。等閒當贗馥殘膏。苟別有會心。遮莫付銅喉鐵板。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33134.2)

國學基
本叢書
洪北江詩文集三冊

每部定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洪亮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87

10/10/4

(Z)

